

蘇州府志

藏園影宋刊

龍川別志序

予居龍川爲略志志平生之一二至於所聞於人則未暇也然予年將五十起自䟽遠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所請說後生有不聞者矣貢父嘗與予對直紫微閣下喟然太息曰予一二人死前言徃行堙滅不載矣君苟能記之尚有傳也時予方苦多事懶於述錄今謫居六年終日燕坐欲追考昔日所聞而炎荒無士大夫莫可問者年老衰耄得一忘十追惟貢父之言慨然悲之故復記所聞爲龍川別志凡四十七事四卷元符二年孟秋二十二日

龍川別志卷第一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遇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舖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柰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為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

龍川別志卷一

一

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釀酒食衣服使相配為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眾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為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丈人為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見其神色不少變

德下有也字

也字下 双行也字(句起有脱)四字  
三見其神色不少變七字

厥作然

張氏祖

張氏提行

善見見三字 甚作既

君作吾

間作閒

矣作也 且作且

善是時二字 勳作功

賢作資

復生於亥作 復亥生也

凡用物也 奈何執祖云 十九字云  
信凡用物皆取信云 復亥生也 又曰 張氏祖云  
又字下以行小字初行云 其字高本有副  
後以對義祖云

人作生

械字下有兩字

去考字

周字提行 末年作中以 任作在 言行錄

以字下有字 宋葉紫子名世言 言行錄  
中作末年去以字

以為然雖執之於獄然所以魄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  
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以柴三禮夢所見為驗未幾  
而捷報至周氏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在遂極富貴張永  
德事周世宗為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  
一舉子見之既見即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甚厚客  
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曰吾有水銀為黃  
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  
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君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  
春永德從之素善射間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  
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  
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矣且辭去是

龍川別志卷一

二

吳祐

時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勲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  
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之藝祖既天姿英特問  
其年復生於亥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  
以獻藝祖深德之而不知其故也其後太宗當娶符氏后  
謀於藝祖曰符氏大家而吾家方貧無以為娉奈何藝祖  
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書往永德延之  
卧内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人也永德驚喜傾家助  
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州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  
永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反者即械送之永德曰爾敢  
告吾反膽甚大命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  
位寵之不替終老於鄧周顯德末年太祖任殿前點檢功

言行錄御作 有淮字 無所字  
身准字都御作 有淮字  
溥注 言行錄御作 有淮字  
有淮字 有淮字  
無所字 無所字  
有淮字 有淮字  
有淮字 有淮字

出血作血出言行錄御作 既下有入字言行錄

此字下注以上九字原在 祖  
本同後字 勅勿作字  
此字下注原在太祖上

成下注言行錄

為下注言行錄

有始字

相作將 德仁得

作下車

作及

作核

坐作在

業日隆而謙下愈甚老將大校多歸心者雖宰相王溥亦  
陰效誠款溥今南御園則所獻也惟范質忠於周室初無所附及世  
宗晏駕北邊奏契丹入寇命太祖以大兵出拒之行至陳  
橋軍變既入城韓勅以親衛戰於闕下敗死太祖登正陽  
門望城中諸軍未有歸者乃脫甲詣政事堂時早朝未退  
而聞亂質下殿執溥手曰倉猝遣將吾儕之罪也爪入溥  
手幾出血溥無語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  
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然質知勢不可遏  
曰事已爾無太倉猝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  
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  
當如子慎勿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

龍川別志卷一

禮由此太祖深敬重質仍以為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  
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質相必以質為首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為嗣堅辭不肯欲立太祖之  
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為狂而實非狂也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交  
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  
使於兵間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相韓德讓偶坐在駝車  
上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事利用許之歲遺銀絹三  
十萬足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以遺虜者上曰必不得已  
雖百萬亦可使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  
遺利用曰此幾事核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

曰休白

泊作滂商本作

化能滿有也然二字

有字字

契丹提寫另作

有字字

一糸

也下注七字原在是方有向  
字作是原在作字方有  
同注言行修改 一注原在是方有向  
行修補

四海作海內

四海作海內

名去字者下注有字

也作矣 矣下注有字

日下有臣字

十有之且二字 然字注 以上四字原在是方有  
同注言行修補

有如字下注有字

言作矣注有字

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惟宮淺迫利用具聞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為過厚惟宰相畢士安曰不如此虜所願不重和事恐不能久眾未以為然自景德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有畢公之言得之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王欽若深害之一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不樂曰為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禍吾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太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矣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上久之乃可然王旦方為相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得以聖意喻旦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龜兔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他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之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謾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酒於內中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

議字注以上十七字原存  
且上有時至二字  
才作才作行保  
王下注言行保  
多之字注行保  
五下注言行保

死生行生死注行保  
休死生

年其字注行保  
祥符提寫

樂字注行保  
祥符提寫

上定注行保  
長安二字  
下注有主字  
注有日字

有四方之字

年字注行保  
有欲字

欽作珍  
美下注行保  
楊字

為下注行保  
以力二字  
以不注行保  
而注行保

(以下凡作○○○者即言行保三字)

年字注行保  
之注行保  
之字

細作論

作娛  
下注行保

龍川別志卷一

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  
且不復異議且為相才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  
少之蓋且之為人類馮道皆偉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於  
乱世死生之際不能自立且事真宗言聽諫從安於勢位  
亦不能以正自終其實與道何異祥符之末每有大禮輒  
奉天書以行且為天書使常邑邑不樂上之初即位也李沆  
為相且叅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  
事不足煩上聽沆日人主少年當使知艱難不然血氣方  
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  
及見此此叅政它日之憂也及且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  
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  
實不得志也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  
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為然故終帝之世數人者皆不進  
用是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堯副温仲舒安撫陝  
西致堯於閣門疏納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  
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  
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

書下有公字 作公公下注 原本不在此字 同注字係補

各余字 原本有

作者 原本係皆言 有尚以〇〇改 簡作簡

言下注 〇〇〇

無書字

者作謹

在下有一二字

有朝聖月重〇字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有朝聖月重

無一字 作之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娼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

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

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

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

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筒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

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頻蹙曰吾家安用此其

後娼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

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

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嘗守金陵二直省官有一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

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為太

龍川別志卷一

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

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

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

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

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

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寘之侍從及丁

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

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

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略叙一二

真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起嘗卧枕官者周懷正股與之

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正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準遂議

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正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準遂議

此之抄寫時南寫之故

〇〇〇〇〇〇

得作道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作氏注作氏注

新注有注

溺注

作氏

言作氏注由注此注信注得注贈注官注賜注送注

李注字注正注蓋注字注世注字注言注信注未注也注

立太子廢劉后民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之誅懷正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溺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為一好詞耳億乃少安準初為此謀欲遣使四方宣示風指誅異已者使楊億為詔書遣其婿王曙出使曙知其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禍敗截其詔書草使其妻縫置夾衣中及劉后既沒朝廷方欲理準舊勲曙出其書文字磨滅殆不可復識由此贈億禮部尚書賜謚曰文李淑為之詞其略曰自昔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協元臣議尊儲極蓋準為人忠亮自信固無異心然使之得志必有恣橫失眾之事未必不為國之禍也

龍川別志卷一

七

資注作注資注弟注作注弟注

楊文公晚年居陽翟素厚楊瑋瑋嘗辭赴舉求貲糧而行公命以千錢予之瑋本責辦於公既得此殊非本意然亦不動公熟視之良久亦無它瑋辭去公命乘驢於增瑋不肯公拊其背曰子他日不可今日可矣子異日必為吾此官既而以錢百千資之資瑋遂及弟名位率與文公等

龍川別志卷第一